

【本刊讯】美《呼声》月刊十一月号刊登一篇书评，题为《美帝国主义能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全文如下：

“根据美国和我们主要盟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条件……西方，也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可能打赢一场在欧洲进行的常规战争……我们能够期望的最好情况是，苏联入侵的结果将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被击败，西北欧的大部分地区被占领，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固守在法国西南部和英国的一个据点。”

这是德鲁·米德尔顿在他新著的《美国能打赢下次战争吗》一书中得出的结论。米德尔顿是《纽约时报》的军事主编，曾担任几十年的军事记者。他在这本书里着重论述美苏为控制欧洲进行的争夺。他认为，尽管世界各地有许多“潜在的危险地点”，但欧洲是两个超级大国战略的关键，超级大国目前把它们的武器集中在欧洲。他还说，苏联的军事和政治机器迅速对欧洲进行渗透，而美国打一场大战的能力削弱了。

米德尔顿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通过表明两个超级大国备战活动升级的确凿证据，来揭露超级大国“缓和”的神话。它还说明了，虽然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在军事问题上意见仍有分歧，但是现在有一种程度越来越大的一致意见，就是美国必须准备在欧洲同苏联进行一场大战。

米德尔顿对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表示的担心，反映了美帝国主义一部分重要领导人的看法，这些领导人认识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拥有越来越大的优势。作为五角大楼许多官员的一个密友，以及作为一个毕生为帝国主义侵略进行辩解的人，米德尔顿主要担心的是，美国将在苏联手中遭到一些严重的挫折。

米德尔顿举出了一幅苏联军事机器中光是进攻火力的引人注目的图景，他指出，自从五十年

美《呼声》月刊评
米德尔顿的新著

《美国能打赢下次战争吗》

说这本书值得一读；它通过表明两个超级大国备战活动升级的确凿证据，

揭露超级大国“缓和”的神话，并且揭露了苏处于更富侵略性的地位

代以来，苏联扩充在欧洲的力量比美国快四倍。

他写道：“首先考虑一下关于陆军的严峻事实。一百零七个摩托化步兵师、五十个坦克师、七个多空降师，总兵力二百零五万人；一个足额的坦克师有三百十六辆中型坦克，一个足额的摩托化步兵师有一百八十八辆中型坦克。”

米德尔顿在书中一章接着一章地表明，苏联的装备远比美国优良，而且苏联正在迅速克服它的军事机器中的缺点。例如，他指出，美国的空军在最近还被认为远远超过苏联，可是正在迅速失去优势。俄国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生产新飞机；当美国正在费力地谋求一种替换“鬼怪式”的新飞机时，苏联已试制五种新式战斗机了。

同样的，美国海军始终被认为是“海上之王”，但是米德尔顿说：“苏联海军扩充到了真正能够同美国海军匹敌的程度，这是过去十年中军事方面最重要的情况发展。”

米德尔顿认为，除了数量上占优势外，苏联已建造完全用于进攻目的的军事机器。根据这一情况，他解释说，最近部署在东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苏联坦克是一支部队的骨干力量，如果东欧首先遭到攻击，这支部队将是毫无用处的。米德尔顿说，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在一场象希特勒的闪电战那样的席卷欧洲大陆的常规战争中打先锋。

关于苏联海军的进攻能力，米德尔顿提请读者注意苏联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说的这样一段话：苏联海军应当“不仅在战争时期而且在和平时期促进苏联在海外的利益”。米德尔顿认为，

这番话如果出于一个“美帝国主义官员”之口倒并不反常，但是看来这“同一个在自己的疆界以外不要任何东西的共产党国家的形象是出奇地不一致的”。

但是，米德尔顿知

道，干涉自己境外的事务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因此，他详细地提到在象南斯拉夫和葡萄牙这样的最富爆炸性的地区的尖锐争夺。在他看来，这是日益增长的苏联霸权的一个趋向，是可能引起战争的“火药库”。

《美国能打赢下次战争吗》是一本相当准确的著作，它估计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并且揭露了苏联在二者之中处于更富侵略性的地位。这是今后会出版的许多本书当中的第一本，且不必说这是主张增加军事预算、加强北约组织力量和要美国人对他们的武装部队采取更加“爱国”态度的一个全面的猛烈宣传攻势的第一炮。米德尔顿认为，对付苏联日益增长的力量所需要的正是上述增加军事预算等类的东西。

美国武装部队中基层士兵的造反行动和群众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使米德尔顿感到惊恐。他羡慕苏联的武装部队，他说在那里“持不同意见者为数有限”，但是，在那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为法西斯国家所粉碎。米德尔顿认为，在对美国进行的一场战争中，法西斯的控制对苏联来说是一个有利因素，因此米德尔顿说，法西斯主义可能是美国统治阶级用以驱使人民进行战争的最后手段。

这本书值得一读，因为每一章在一个不同的方面——加强核力量的竞争、海军方面的竞争、陆上的竞争等——揭露缓和的骗局。

这种关于战争的议论日益公开的情况应该提醒我们，迫切需要我们进行工作以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

织国家之间进行的共同
均衡减少军事力量的谈
判。

核战略：拉姆斯菲尔德说，他同意施莱辛格制订的重新确定核目标的做法——即必须在大规模毁灭和常规反应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

有人问，美国是否应当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他回答说，必须把第一次打击和首先使用这两者区别开来。他说，美国和苏联“看来都不可能拥有进行第一次打击的能力”。他说，“没有一届美国政府排除了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他说，这“明显地加强了全面的威慑力量，特别是在西欧方面的威慑力量”。

他说：“人们可能造成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之下常规武器不足以对付一次进攻，而且在这种状况下，不排除

会保证，他是“完全致
力于使美国保持强大的
防御力量的”。

他说，谋求同苏联缓和的政策是“有益的”，并且说，他支持那些为找到美国和苏联的利益在哪些方面可能是一致的所作的努力。

拉姆斯菲尔德说，他绝对反对美国或者是它的北约组织的盟国单方面地减少在西欧的军事力量。然而，他支持目前照他所说的为努力使双方在减少军队人数的情况下实现军事稳定所进行的谈判。

白宫发言人内森宣布

美先遣小组十一月十七日启程来华

【美新处华盛顿十一月十二日电】白宫（内森）十一月十二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内森说，关于福特访华的情况没有什么新东西，然后他回答一个

记者的问题说，“今天”他对访华日期问题没有什么可宣布的。内森说，先遣小组将在十一月十七日福特从巴黎（参加最高级经济会议）回国后动身去中国。

美新处报道 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院军委会作证

《拉姆斯菲尔德说为保持强大的美国防务竭尽全力》

【美新处华盛顿十一月十二日电】题：拉姆斯菲尔德说为保持强大的美国防务竭尽全力

福特总统提名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他要为建立美国强大的防御力量“竭尽全力”。拉姆斯菲尔德十一月十二日在参院军事委员会批准任命的意见听取会上作证时还说，他不知道下台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和他本人有什么“重大的政策分歧”。

拉姆斯菲尔德开头发言时对参议员说：“我要为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大防御力量竭尽全力，我保证把我的全部精力投入这项工作。”

他在回答问题时说，在总统提名他任职

之前，他就对总统说，他同施莱辛格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分歧。

拉姆斯菲尔德在他对于同苏联缓和的观点上受到反复询问，他说，缓和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状况或状态，而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苏联“寻求我们的利益可能一致的方面”。他说：“毫无疑问，寻求我们的利益可能一致的方面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危险在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人从而会认为不再需要提高警惕了。”他说，这将是错误的。

拉姆斯菲尔德说，他认为，施莱辛格和基辛格国务卿的分歧在于利用什么“策略”达到

缓和，而不在于内容，他还说，公众对这两个人的分歧的看法超过了实际情况。

在意见听取会上谈到的其他问题有：

国防预算：拉姆斯菲尔德说，他对一九七六财政年度国防部预算的看法，同下台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上个月给麦克莱伦参议员的一封信中提出的看法是一致的。

北约组织和欧洲：拉姆斯菲尔德曾任美国驻北约组织大使。他说，美国单方面削减它

在西欧的军队人数，那将是“极不明智的”。他说，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不利于现在正在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

美刊报道《里根说：没有使我感到宽慰》

里根说施莱辛格被解职使他不安，他反对实行有来无往的缓和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十一月十七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共和党人里根说：没有使我感到宽慰》，摘要如下：

里根上周接见《时代》周刊国内政治事务记者罗·阿杰米恩，谈到了他对白宫人事变动的意见以及他对这次变动对于他的前途有何影响的想法。

问：在总统这次人事变动中，基辛格失去了他的某些权威吗？

答：没有，我认为根本就没有任何变动。他以前的副手（斯考克·罗夫特）已提升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基辛

格仍在执掌两个职务。

在尼克松下台以后，我对基辛格感到担心。他需要一个象尼克松那样的人来使他保持在强硬的轨道之上。他必须有一个能够防止他把什么东西都拱手交出去的人在他旁边。

问：你对总统撤销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的职务一事有何反应？

答：他（施莱辛格）在维护一种目的方面曾坚定不移地发表他的意见。我们有他这么一个好人，可是突然把他撵走了。没有预先警告，没有作出解释，就干脆地把他撤职了。如果理由是总统想要对国防采取不同作法的话，那么我是不喜欢这一点

的。这使我感到不安。

问：这些人事变动对你在缓和问题上的看法有什么影响？

答：我反对实行有来无往的缓和。我们那种蹑手蹑脚地行事的作法使我恼火。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感到如此局促不安。我是赞成使对抗缓和下来的，但是不赞成总是在让我们退让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问：你对于拉姆斯菲尔德担任新国防部长一事作何估计？

答：让我们看看拉姆斯菲尔德持什么样的立场。我对他的哲学还不够了解。如果他居于那个职位是要来让我们把刀剑熔化掉，那就是坏事。我们从拉姆斯菲尔德对新国防预算的立场就可以很快地对他有所了解。

问：你对于调查中央情报局以及福特任命布什——一位党的前主席——作为情报局的首脑一事有何看法？

答：我是反对这么公开地进行这种调查的。中央情报局在过去二十八年来是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不应当把情报局搞垮。关于乔治·布什，我倒不认为非得让一个间谍，一个搞间谍活动的能手去担

任那个职位不可。需要的是常识。我对布什一直抱有好感。

问：你怎么理解副总统洛克菲勒退出竞选一事？

答：我认为他受到了总统竞选委员会的怠慢。在我看来，他退出竞选具有双重作用。这将在某些方面使总统去掉一个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洛克菲勒曾经能使共和党的自由派在福特向右摆时还是满意的。

问：在洛克菲勒退出竞选的情况下，巴里·戈德华特说过，你应该重新估计你的立场。你是在重新估计吗？

答：不，巴里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对我说，我不应当竞选。他知道我是不会以制造分裂的方式竞选的。

问：你对福特总统的领导作用以及他推行他的计划的能力有何评价？

答：我认为他不是很成功的。你必须绕过国会而使公众信服你。也许总统过去担任议员的时候太长了。

问：洛克菲勒退出竞选将有助于福特取得提名吗？

答：这将有助于使福特让党的某些领袖站在他那一方，那些领袖们曾把洛克菲勒作为一个使他们持中立态度的藉口。但是我认为，党的领袖们在今年不是这样重要的。

基辛格在匹兹堡发表讲话

说“在热核时代，除了共处外，别无他法”。美决不放弃美和盟国的切身利益，但必须谋求缓和紧张局势和解决冲突

【美新处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十一月十二日电】基辛格国务卿十一月十一日向匹兹堡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的题为《工业民主国家和前途》的讲话，全文如下（本刊有删节）：

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世界分裂为陷入持续对抗局面的僵硬的集团。西欧和日本需要我们的军事盾牌以取得安全，并需要我们的援助以进行建设。危机频繁地出现——在希腊、柏林、台湾海峡——而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发生了战争。

工业民主国家以勇气和想象力作出了反应，建立了新的机构和关系。美国的核优势和经济实力使我们在我们的联盟中和在世界领导中处于主导地位。我们

北约八国在挪威沿海举行海军演习

苏舰艇进行跟踪并且拍照

【法新社波恩十一月十日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今天开始在挪威沿海的东大西洋进行代号为“远洋旅行”的海军大演习。

西德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说，来自八个北约国家的六十五艘军舰和一万七千名水兵，正在同德国空军中队一起参加这次演习。

“远洋旅行”——这次演习预定持续到十一月二十日——是一次建立和保持对一些主要海域的控制权的演习。

【美联社英格兰诺思伍德十一月十二日电】北约一些军舰昨天在东大西洋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种使人想起冷战的事件。

一些北约负责人说，两艘苏联导弹巡洋舰和四艘苏联间谍舰只驶进东大西洋，并开始跟踪北约的特混部队。

据设在诺思伍德的北约联合总部（它控制演习活动）说，从苏联“克列斯塔Ⅱ”级导弹巡洋舰上起飞的一架直升飞机，曾两次飞过这次演习的旗舰——美国的“奥尔巴尼号”，以便拍照片。

【法新社西德格吕克斯堡十一月六日电】七千名美国和西德海空军今天在北海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魔剑”联合演习。

西德海军司令部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发表的一项公告说，“魔剑”演习是要提高盟国海军作战部队的的能力，以对付来自海上的挑战。

丘奇说批准布什为中央情报局长前会有一场斗争

【美联社华盛顿十一月九日电】参议员弗兰克·丘奇九日说，他可能领导参议院进行一场反对批准乔治·布什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斗争。他还说，存在着福特总统撤销对布什的提名的很小的可能性。

这位爱达荷州民主党人，是调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的参议院情报

委员会的负责人。

丘奇说：“我认为再不可能有比这一人选更不合适了。这是任命一位前共和党主席为一个按理说是无党派机构的负责人。”

丘奇承认，现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布什大概会被批准。但是，“据我看，事前会有一场斗争。”

度的性质或者对它的某些目的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对对付的办法也不应有任何幻想。

在热核时代，除了共处以外，别无他法。言词无法取消苏联的核武库或者减少不必要的对抗的危险。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切身利益或盟国的切身利益。但是我们也必须谋求缓和紧张局势和解决冲突。主要的任务是使共处与我们的价值相称，并假以时日使它成为一种比较建设性的关系。因此，在同共产党国家的关系方面，所有的盟国政府都必须保持不变的方针。

我们必须实行一种比过去的战略复杂得多的战略。我们的人民必须懂得既需要保持强大的防务，也需要作出努力谋求建立更加建设性的关系；我们必须警惕地保卫我们的利益并谋求通过谈判解决根本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接见谢尔波德戈尔内同谢尔会谈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一日电】勃列日涅夫今天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谢尔时曾谈到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双边关系的现状及其进一步发展前景的问题。同时，对旨在巩固两国相互关系的积极转变的工作表示满意；重申决心在今后以生动的积极的内容来充实苏联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并以新的建设性因素丰富这种合作。

双方一致表示相信，从作为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莫斯科条约的基础的那些原则出发，苏联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相互了解的继续深入与发展应成为加强欧洲和平和安全的经常发挥作用的

因素。在讨论国际问题时，双方满意地指出，缓和紧张局势、发展各国和平互利的趋势正在加强与发展。

【德新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一日电】西德国家元首谢尔和苏联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今天在这里宣布，两国对彼此奉行的双边政策完全是长期性的。

在克里姆林宫内勃列日涅夫书房里举行的一小时又四十分钟的会谈，引人注目之处是双方作出的这一保证。出席这次会谈的还有西德副总理兼外长根舍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

在会谈时，谢尔向勃列日涅夫保证，波恩奉行的“东方政策”并不是随着在台上的政府为转移。谢尔和勃列日涅夫在评价他们两国政府对欧洲总的局势所持的立场时看法也完全一致。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一日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谢尔和副总理兼外长根舍今天在克里姆林宫继续交换意见。

注意的中心是，关于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结束后的时期同进一步发展国际紧张局势缓和进程有关的问题。同时，双方都表示愿意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大力促进实施在这方面的有效措施。

葛罗米柯同根舍会谈

【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二日电】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今天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

【法新社莫斯科十一月十二日电】根舍和葛罗米柯，今天讨论了东西方缓和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问题。

我国政府对苏联制

阿明就安哥拉问题致电中美英领导人

【路透社伦敦十一月十二日电】乌干达电台说，乌干达总统阿明今天在给三位世界领导人的信中说，自从葡萄牙正式结束了它在安哥拉这个西非国家的殖民战争以来，苏联提供的武器使这里的三万多名安哥拉人丧命。

他是在给福特总统、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英国首相威尔逊的一封信中提出死亡人数的。他代表他个人和非洲对他所谓的“他们在安哥拉局势问题上采取的正确立场”表示感谢。

他的电报是由乌干达电台宣读的。电报略称：“我毫不怀疑你们在尽最大的努力在安哥拉这个潜在的分裂性质问题上支持非洲，据我获悉的情况，在安哥拉，自从殖民战争正式结束以来，已有三万多名安哥拉人由于苏联提供的最现代化武器而丧命。”

阿明的电报继续说：“我希望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全体成员，对于你们对安哥拉问题作出的正确估计和评价，向你们及你们的政府表示我的谢意。

你们政府采取的立场无疑会使非洲舆论转

而支持你们国家，因为承认安哥拉三个解放运动的一项政治解决办法是解决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内战的最好的办法，这是最符合安哥拉人民的利益的。”

【路透社伦敦十一月十二日电】乌干达总统阿明今天说，安哥拉内战中的一些武器正在由俄国人操纵，苏联供应的武器已打死了三万多安哥拉人。

阿明总统还说，作

塞内加尔《太阳报》社论

【本刊讯】塞内加尔《太阳报》十一月十二日发表该报社长巴拉·迪乌夫写的一篇题为《愚蠢的战争》的社论，摘要如下：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决定通过主义上的寸步不让和战争来解决它同别的安哥拉解放运动的次要分歧，就得对历史承担特殊的责任。那些急忙承认人运政府的各非洲国家和那些大陆以外的支持人运的冒险的那些国家，同人运一起分担着这一责任。

因为这的确是一场冒险，它比我们过去所遇到的在前比属刚果的

为非洲统一组织主席，他将很快在各个争取独立的运动正在争夺最高权力的安哥拉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

阿明总统赞扬美国、英国、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了“他的正确的行动方针”。

【法新社内罗毕十一月十二日电】这里有消息说，阿明元帅为了表示他对即将离开乌干达的苏联外交人员和专家并无恶意，将在今天

《愚蠢的战争》

冒险还更没有理由和更加悲惨。

通过敌对的党派双双宣布安哥拉独立，谁还看不到各大国的意识形态对抗、特别是经济和军事对抗的战场已转移到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吗？从此，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的中心不再是东南亚或中东，而是在黑非洲，在它最易受攻击、矛盾最多和最没有做好接受和经受它的准备的那一部分地区。

阿明总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这一令人痛心的事件中，向我们表明了他的明智、勇敢和有决心在这场困难的

举行的告别会上给他们表演手风琴。这些苏联外交人员和专家是在莫斯科中断同阿明政府的关系以后决定离境的。

【路透社坎帕拉十一月十二日电】在莫斯科和坎帕拉于昨日断交之后，在乌干达工作的数百名苏联专家和顾问今天在匆匆收拾行李和拍卖杂物。预料第一批专家将于明日动身回国。

坎帕拉饭店今天住满了准备离开的俄国人。他们大部分人在设法卖掉他们在这里的东西。

斗争中只替非洲和非洲人办事。整个非洲统一组织（尽管它的一些成员过于匆忙地采取了立场），应该支持他的行动，因为明天就太迟了。这关系到非洲的利益，非洲只需要和平以便在它的儿女们的和谐与劳动中实现它的进步。

邦戈总统说

加蓬不能承认安哥拉一派的政府

【法新社利伯维尔十一月十二日电】邦戈总统十一月十二日在政府成员、加蓬民主党政局委员和议员们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我们

【本刊讯】《喀麦隆论坛报》十一月十日发表一篇题为《矛盾之战》的文章，摘要如下：

罗安达过渡政府在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成立后不久，解放战争经过十五年后让位给了人们可以称之为的“安哥拉的矛盾之战”，这场战争反映了我们世界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球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集团。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之间本来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因为人运相信，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参加同自由主义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盟，并在这一联盟中获胜。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者：“一些是过于狡猾的社会主义者，而另一些则不够狡猾”。这种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人运和解阵之间的鸿沟。结果武装冲突造成了它们之间的仇恨。

这对某些国家和国际利益的大集团是真正的意外收获。军火商在冲突中混水摸鱼，向交战者出售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成千吨成千吨的枪支、炮弹、坦克……通过中间人从东方和西方源源到了交战者的手里。

发动战争时，每个解放组织都自信在独立后可以消灭对方。时间证明它们只不过是空想。它们会通过对话来结束它们的分歧并非不可能。

鉴于冲突的国际化，每个非洲国家、第三世界、非洲统一组织、联合国采取的立场……都将对民族和解的平衡、对成立一个民族团结（或不团结的）政府产生影响。毕竟，几股政治流派在国内的共处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和平共处”不仅仅取决于安哥拉人。这是安哥拉悲剧的要害。

张保持沉默和等待。他说，“对加蓬来说，最好是晚三分钟而不要抢先十年”。

加蓬国家元首建议在利伯维尔召开一次中非各国外长会议来研究这一问题并试图为之提出解决办法。

涉的洗礼。从所有的报道看来，军管首席执行官似乎也是得人支持的人。他并不想维持军事统治，若非绝对需要，他一天也不想多延长。这个国家的问题太多了，光是让人能活下去就够伤脑筋的了，却还有人贪恋政局不稳和民众骚动这样的局面。军队要处理文官的事务，本身的责任已经太大、太紧迫了。此外，使局势早日恢复正常和回到代议制是合乎大家的利益的。这个进程不应该受到内部或外部的任何阻碍。

《巴基斯坦时报》社论 《孟加拉国的动乱》

【本刊讯】《巴基斯坦时报》十一月九日发表题为《孟加拉国的动乱》的社论，摘要如下：

这是孟加拉国的校官们杀人流血的长长的一周。三日开始的事情在八日显然又从头来了一遍。在对孔达卡尔·穆什塔克·艾哈迈德发动政变之后，接着又显然发生了对发动这次政变的人的一次反政变。新的军事管制政权看来得到前总统的支持。

据说星期日政变的领导人已被杀，前总参谋长不仅恢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而且还担任了孟加拉国的军事管制副首席执行官。现在的局面是像表面上一样，在事实上也意味着把星期日的情况完全倒个个儿呢，还是反映了争斗的两大政治军事派系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基本妥协？尚不清楚。也不能说上周开始的一系列事

件已经确实到头了。

说实在的，事情的开端纵然不去追溯得更远，也必须追溯到八月十五日。通过流血手段推翻了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政权的一批愤怒的年青军官，动机可能是出于对自己的国家的更大的关切。但是，他们已为他们的充满忧患的年轻的国家的国家树立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目前的事件就是最初的后果之一。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明显地看得出

来，这个行动在这个国家播下了再次发生动乱的种子。钟摆再摆过来，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军队里的另一派早就在等待自己夺取权力的机会了。军人夺权总是好事，不管孟加拉国人民联盟的领导是好还是坏，是胜任还是腐败。

人们只能热诚地希望至少现在能制止局面更坏下去。孟加拉国的政治受过血和火的洗礼——而且还受过外国干

【美联社曼谷十一月十二日电】那批流亡的军界领导人将返回祖国，国内事态的迅速转变显然再次使他们变成受欢迎的人了。

赛义德·法鲁克·拉赫曼中校今天对本社记者说，只要新政府来了通知，他同其他二十八名军官、军士和家属将离开曼谷去达卡。他

还暗示“很快”就会成行。一系列迅速变动的事件已使齐亚·拉赫曼少将掌了权，担任了武装部队首脑和军事管制执行官。赛义德和他的同事显然相信他们现在能安全回国了。

赛义德说：“现在还没有要我们回去，你可以想象，新政府现在

一定忙得不可开交。”

赛义德曾申请去美国的签证，认为自己的流亡将是长时间的。

【法新社加尔各答十一月十二日电】泰外长差提猜今天在这里说，十一月三日政变后逃出达卡的孟加拉国军官及其家属在十八日以前必须离开曼谷，因为泰国不能给他们避难。

齐·拉赫曼号召挫败煽动反对孟政府的阴谋

【法新社新德里十一月十二日电】孟加拉国新任陆军参谋局局长齐亚·拉赫曼将军今天指责“一些既得利益集团”试图唆使人民反对政府。

这里收听到的达卡电台的广播说，拉赫曼将军说现在有些人在搞“恶毒的大阴谋”，其做法是以三军的名义骚扰百姓，造成不安全和无可奈何的感觉。他号召挫败“这个阴谋”。拉赫曼否认他同政界有任何关系。他强调他的政府是一个无党派、超政治的政府。他呼吁所有的军人都不要过问政治。

拉赫曼将军说，孟加拉国的武装部队一直受到在八月十五日以前统治国家的政府的忽视。这位将军说，要使遭受了四年的“忽视”在短时期内纠正过来是不容易的，但必须尽一切努力在国内建设一支现代化的、训练有素的国防军。他在说这番话时没有提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名字。

【法新社新德里十一月十一日电】印报托今天援引一些从达卡乘飞机到达加尔各答的旅客的话说，孟加拉国陆军中出现了分裂。

上述报道说，陆军中的下级官员已加强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并且不服从对立派军官们的命令。印报托说，虽然已三令五申叫陆军人员回到营房里去，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据说，一位外国女乘客说，虽然在达卡从表面上看来一切都趋于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位妇女要求不要透露她的姓名。

据说，一些乘客说，一个政党昨天准备在达卡举行示威的企图被当局挫败了。

韩素音在香港谈访问西藏观感

【本刊讯】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十一月十日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她最近访问西藏的观感，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下面是十一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所载韩素音的谈话和答记者问摘要：

现在去西藏，相当方便，从四川省会成都坐飞机，只需两小时二十分钟便抵达。成都在四川盆地，拉萨则在海拔三千六百米的高原上，许多人会感到难于适应强烈的变化，因为空气变得非常稀薄。但我很幸运，没有任何不适，可以立即活动。我在西藏的十天里，把访问活动分为五个部分：医疗卫生与家庭计划等健康问题，农业，工业，教育和一般性的个人访问，特别是访问喇嘛，工人（这是新出现的阶级，因为西藏过去没有工厂），以及各级的藏族干部，主要是女干部。

由于我自己是医生，所以特别留意医疗卫生。

西藏情况跟在新疆、云南所见的情形一样，少数民族不限制生育。我曾访问了约五十个西藏家庭，全部都有六个以上的子女。他们被鼓励生育，这是每个少数民族的权利。由于西藏婴儿死亡率已大为降低，人口增长为千分之二十，这些年来有了显著的增加。如果到公社或各个居民点计算年龄的分布，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西藏的人口是年青的，是在增长中。这是必要的，因为人口很少，在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一百六十多万人口，即每公里只有一人多。

这对工农业都造成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是一件好事，因为西藏实现机械化，就可以不会碰到像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碰到的那些问题。

西藏新出现了工业及工人阶级。在一九五九年之前，西藏并没有发展工业，但现在藏族人民对发展工业有着很大的劲头，而且变得很有才干和智慧，精于使用机器。在工厂里，我见到藏族老工人，老是老在工龄，而不是年龄，他们具有十年以上的经验，而且正在培训年青的汉族知识青年。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表明两者的角色已互相倒转，并非汉族保留控制一切。

我很高兴见到西藏的妇女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公社里，通常至少有一半的干部是女性。过去，西藏妇女一方面受到深重压迫，但她们又是劳动者，不仅种田，甚至担负粗重的工作。结果她们掌握了这些技术，具备了解放的更好条件。一些汉族干部对我说，藏族妇女很有进取心，决心于争取自由平等。

在西藏的最后两天，参观了各个寺院和宗教的地方，包括达赖居住过的布达拉宫，以及一九五九年他的叛乱基地哲蚌寺。

我访问了一些喇嘛，现在那里仍有二百五十个，他们仍有田地和牧场，有二千头羊和约五百头牛。他们又种植果树，去年他们共得六千元收入。现在还有老年人到寺院。寺院受到修葺和妥善的保护，被列为政府保护的文物，我看不到有任何破坏和糟塌。人们仍可以到这些寺院，但西藏的青年人正如欧洲的青年一样，看来他们对拜神已没有多大兴趣。

我到了布达拉宫，每样东西都保留原状，甚至达赖喇嘛的毡仍然卷着，这原是他准备带走的。毡上铺有毛巾以免弄污。我把毡揭开，在床垫下有臭丸，你看，是何等细致地保存着！

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到二百公里远的地方去访问，一般来说，越是远离城市的偏僻地方，医疗服务就越好。我到那里时，当地正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医疗会议，是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的。西藏人民对发展农业有很大的热情和干劲，因为他们觉得摆脱了残酷的农奴制，过着真正有意义的生活。

以下是韩素音女士答记者问：

问：韩医生，你谈了在西藏的很有趣旅程。为什么西藏这样稀罕地开放给人们去访问？

答：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你知道，当你开放给人访问时，需要有连串的设备，如旅店等等，来照顾访客。你开放给一人访问后，可以肯

定陆续有很多人来。西藏也肯定将会开放给更多人去参观。但我可以告诉你，那里仍未有旅店。

问：你知道班禅的现况吗？

答：知道，他目前在北京学习。

问：学什么？

答：很可能是政治。你知道在中国，永远不会有最后的“永世不得超生”一类的态度。任何人总有一天是能够挽救的。

问：你在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到了西藏，你听到什么东西？

答：是的，我那时正在西藏。我带有小型收音机，清楚收听到“美国之音”电台，英国广播电台，印度电台以及中国的广播。对于边境事件并没有大肆渲染，唯一的报告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讲述事件发生的经过。我听不到有任何愤慨表示，或其他任何表示。我想中印双方都认为这是一次不幸的冲突，但并不代表着真正有意的政策，至少我们希望是这样。

问：是否有汉族解放军驻在西藏呢？

答：当然，正如其他每处地方一样，肯定会有军事部队。同时，你在西藏可以看到，西藏人正在训练自己的民兵。正如我刚才曾经说过，我认为整个观念，是在各个方面尽量培养更多的藏族干部，那是指政治人员、医生、行政人员；同时，在县级以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都已经是藏族人，在公社级及其他各级机关，至少百分之九十是藏族人。

在我调查过的医院里，尽管医疗教育在西藏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但一半以上的医务人员现在都是藏族人。

问：你在西藏有没有被问及达赖的事？

答：不，是我问他们，他们并没有问我有关达赖的事情。

好，那么，我必须谈谈，即使在喇嘛之间，不是那些年纪大的，我是说那些年青的。他们说，非常憎恨达赖他们一伙，“我们不要他们回来”。有一种普遍的感觉，你如到西藏也一定会感觉到，我真的希望你们有一天会到那里去，你会得到这种印象，西藏人真正已从一种十分恐怖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假如你客观一点，看看一些西藏是怎么样的书籍，你便会认识到这方面了。他们今天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好得多。人们对过去都有一种普遍的感受：我们再也不不要那种生活了，我们不要走回头路，我们不希望再挨鞭打。他们一些人，特别一些年纪大的人向我介绍，从前，每天都有人在布达拉宫前被鞭打。他们可以听到嘶声惨叫以及呻吟声，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了。

问：他们的年纪有多大？

答：四十岁以下。我采访了一对非常有趣的夫妇，男的是一位还俗结婚的喇嘛（笑声）。我还采访了十五位各种各样的喇嘛。据他们说，过去即使在寺院里，也有各种级别，有较高级的喇嘛，他们真正是高官厚禄，像霸主一样；也有一些贫穷的，他们都被认为不能养活的孩子，被送给寺院，便成了喇嘛，他们像奴仆一样工作，受到殴打，受到虐待，他们自然的不想那些霸主回来。他们得到解放，结了婚，成为工人，比起其他人，他们或许有更多机会成为工人。这个极不寻常而又简单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是喇嘛，他们多是在城市，因此，当最初的工业到来，他们都在那里，这样，顺理成章的，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入工厂，成为工人。

我必须说明，我在中国经过二十多年访问，发现中国人是非常谦虚的。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不一定会告诉你，只有完成了，他们才会告诉你。我访问了一个煤矿，发觉到这点。事实上，我只看到较旧的一部分，新建的、高度机械化的、建有各种新设备的部分，我并未有看到。这并不是没有礼貌，而是如果这样做，会有点儿像要展览最好的东西似的。因此，我在西藏并没有看到那种“最好的”。我只看到在公

社开始建造的中型工厂，小型工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公社的小型医院。每个公社都有它的医疗健康院、医院或医疗站，每一个县都有它的医院以及它的在萌芽中的工业。

这些也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实行两条腿走路，那意味他们在一方面是土法上马，另一方面他们有些机器，但主要依靠的是工人的满腔热情和冲天干劲，在这方面，我必须说，西藏工人对使用机器的聪明才智和态度，使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问：你到过布达拉宫吗？

答：布达拉宫已被辟作博物馆和公共场所，公众经常到那里参观。攀上那十八层的高度，倒是可怕的一回事，它由东至西长四百米，由南至北长三百五十米，是一座庞大建筑物。宫内每一件物品都原封不动，全部佛像都在那里，每一点铸金以及所有遗留下来的东西都找回来。唯一不同的是，许多过去没有电灯的房间，现在都装上了电灯，使人们参观时，可以看得更清楚。每一件东西都重新髹上色彩，非常小心的髹上色彩。

问：西藏人对宗教会感兴趣吗？

答：不，我认为不会，我认为西藏人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正如我所说，正如欧洲一样，人们对宗教再也不感兴趣。必须说明，反之他们对机器感兴趣，对种植东西感兴趣，对科学感兴趣。他们以不可思议的干劲和满腔热情，去钻研科学，那是令人感到惊异的。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将所有财产花在那些塑像面前供奉。过去，人们将一半或三分之二的收入，用来向神供奉奶油，但他们现在不这样做了，他们需要他们的奶油。

问：是否仍然有人信奉宗教？

答：当然，肯定是有。我曾看到烧香油，一些老妇仍然前往那里，一些老妇仍然继续在喂寺里的畜牲。有一位老妇人还养了十一只哈吧狗，并且会继续养下去。但是，变化已经很大了，那是在教育方面。假如你真的想知道西藏文化，你应该问问西藏今天的教育情况。过去没有小学，但现在每个生产队都设有小学，同时，它们是采用藏族语言，它们不是用汉语，而是用藏语。

藏族语言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过去几年曾增加了一万个新字和新词句。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目前西藏正展开一次庞大运动，要完成一部藏汉语新袖珍字典，而这正是由藏族人民亲自进行。

我忘记告诉你们一件令人惊异的，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去调查的事情——那就是藏族医学。有谁认识藏族医学？没有人写过任何有关藏族医学的东西，然而这是完全令人惊异的事情，藏族医学本身就是真正的藏族文化，与中医以及中草药既有关系，也有不同之处。藏族医学有它自己的草本，自己的植物，自己的治疗方法。西藏有采用藏族医学的医院，每天有一千名门诊病人。在拉萨，仍然有些人不要西医，只喜欢藏族医疗，这间医院仍然保持下去，仍然在改善中，过去它没有病床，现在却有二十张病床，明年将有五十张病床。所有藏族医生都已五十多岁、六十多岁或七十多岁了，仍然采用古老方法，但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现在当然以科学方法去研究藏医草本，以便分辨它们那些好坏，显然，对于那些中医和西医都无法治疗的痼疾，有些藏族医疗是极之有效的。

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幅一千二百多年前由藏族人绘画的人体解剖图，那是非常惊人的，惊人在它准确地画出了人体每个器官的部分。因此，我对他们说，天哪！你们一定有些人是从事解剖的。他们说，是呀！过去西藏是有解剖人体的。你们都知道，欧洲或中国很迟才有解剖，但西藏却有了。但他们说，我们曾经进行手术，但效果不好，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便丢弃了。这些都是一位年老的藏族医生告诉我的。这对研究以前从未进行过的藏族医学历史揭开了一个远大的前景，我本身是一个医生，我对这方面特别持有偏好。

韩素音在香港谈访问西藏观感

【本刊讯】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十一月十日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她最近访问西藏的观感，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下面是十一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所载韩素音的谈话和答记者问摘要：

现在去西藏，相当方便，从四川省会成都坐飞机，只需两小时二十分钟便抵达。成都在四川盆地，拉萨则在海拔三千六百米的高原上，许多人会感到难于适应强烈的变化，因为空气变得非常稀薄。但我很幸运，没有任何不适，可以立即活动。我在西藏的十天里，把访问活动分为五个部分：医疗卫生与家庭计划等健康问题，农业，工业，教育和一般性的个人访问，特别是访问喇嘛，工人（这是新出现的阶级，因为西藏过去没有工厂），以及各级的藏族干部，主要是女干部。

由于我自己是医生，所以特别留意医疗卫生。

西藏情况跟在新疆、云南所见的情形一样，少数民族不限制生育。我曾访问了约五十个西藏家庭，全部都有六个以上的子女。他们被鼓励生育，这是每个少数民族的权利。由于西藏婴儿死亡率已大为降低，人口增长为千分之二十，这些年来有了显著的增加。如果到公社或各个居民点计算年龄的分布，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西藏的人口是年青的，是在增长中。这是必要的，因为人口很少，在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一百六十多万人口，即每公里只有一人多。

这对工农业都造成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是一件好事，因为西藏实现机械化，就可以不会碰到像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碰到的那些问题。

西藏新出现了工业及工人阶级。在一九五九年之前，西藏并没有发展工业，但现在藏族人民对发展工业有着很大的劲头，而且变得很有才干和智慧，精于使用机器。在工厂里，我见到藏族老工人，老是老在工龄，而不是年龄，他们具有十年以上的经验，而且正在培训年青的汉族知识青年。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表明两者的角色已互相倒转，并非汉族保留控制一切。

我很高兴见到西藏的妇女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公社里，通常至少有一半的干部是女性。过去，西藏妇女一方面受到深重压迫，但她们又是劳动者，不仅种田，甚至担负粗重的工作。结果她们掌握了这些技术，具备了解放的更好条件。一些汉族干部对我说，藏族妇女很有进取心，决心于争取自由平等。

在西藏的最后两天，参观了各个寺院和宗教的地方，包括达赖居住过的布达拉宫，以及一九五九年他的叛乱基地哲蚌寺。

我访问了一些喇嘛，现在那里仍有二百五十个，他们仍有田地和牧场，有二千头羊和约五百头牛。他们又种植果树，去年他们共得六千元收入。现在还有老年人到寺院。寺院受到修葺和妥善的保护，被列为政府保护的文物，我看不到有任何破坏和糟塌。人们仍可以到这些寺院，但西藏的青年人正如欧洲的青年一样，看来他们对拜神已没有多大兴趣。

我到了布达拉宫，每样东西都保留原状，甚至达赖喇嘛的毡仍然卷着，这原是他准备带走的。毡上铺有毛巾以免弄污。我把毡揭开，在床垫下有臭丸，你看，是何等细致地保存着！

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到二百公里远的地方去访问，一般来说，越是远离城市的偏僻地方，医疗服务就越好。我到那里时，当地正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医疗会议，是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的。西藏人民对发展农业有很大的热情和干劲，因为他们觉得摆脱了残酷的农奴制，过着真正有意义的生活。

以下是韩素音女士答记者问：

问：韩医生，你谈了在西藏的很有趣旅程。为什么西藏这样稀罕地开放给人们去访问？

答：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你知道，当你开放给人访问时，需要有连串的设备，如旅店等等，来照顾访客。你开放给一人访问后，可以肯

定陆续有很多人来。西藏也肯定将会开放给更多人去参观。但我可以告诉你，那里仍未有旅店。

问：你知道班禅的现况吗？

答：知道，他目前在北京学习。

问：学什么？

答：很可能是政治。你知道在中国，永远不会有最后的“永世不得超生”一类的态度。任何人总有一天是能够挽救的。

问：你在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到了西藏，你听到什么东西？

答：是的，我那时正在西藏。我带有小型收音机，清楚收听到“美国之音”电台，英国广播电台，印度电台以及中国的广播。对于边境事件并没有大肆渲染，唯一的报告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讲述事件发生的经过。我听不到有任何愤慨表示，或其他任何表示。我想中印双方都认为这是一次不幸的冲突，但并不代表着真正有意的政策，至少我们希望是这样。

问：是否有汉族解放军驻在西藏呢？

答：当然，正如其他每处地方一样，肯定会有军事部队。同时，你在西藏可以看到，西藏人正在训练自己的民兵。正如我刚才曾经说过，我认为整个观念，是在各个方面尽量培养更多的藏族干部，那是指政治人员、医生、行政人员；同时，在县级以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都已经是藏族人，在公社级及其他各级机关，至少百分之九十是藏族人。

在我调查过的医院里，尽管医疗教育在西藏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但一半以上的医务人员现在都是藏族人。

问：你在西藏有没有被问及达赖的事？

答：不，是我问他们，他们并没有问我有关达赖的事情。

好，那么，我必须谈谈，即使在喇嘛之间，不是那些年纪大的，我是说那些年青的。他们说，非常憎恨达赖他们一伙，“我们不要他们回来”。有一种普遍的感觉，你如到西藏也一定会感觉到，我真的希望你们有一天会到那里去，你会得到这种印象，西藏人真正已从一种十分恐怖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假如你客观一点，看看一些西藏是怎么样的书籍，你便会认识到这方面了。他们今天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好得多。人们对过去都有一种普遍的感受：我们再也不不要那种生活了，我们不要走回头路，我们不希望再挨鞭打。他们一些人，特别一些年纪大的人向我介绍，从前，每天都有人在布达拉宫前被鞭打。他们可以听到嘶声惨叫以及呻吟声，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了。

问：他们的年纪有多大？

答：四十岁以下。我采访了一对非常有趣的夫妇，男的是一位还俗结婚的喇嘛（笑声）。我还采访了十五位各种各样的喇嘛。据他们说，过去即使在寺院里，也有各种级别，有较高级的喇嘛，他们真正是高官厚禄，像霸主一样；也有一些贫穷的，他们都被认为不能养活的孩子，被送给寺院，便成了喇嘛，他们像奴仆一样工作，受到殴打，受到虐待，他们自然的不想那些霸主回来。他们得到解放，结了婚，成为工人，比起其他人，他们或许有更多机会成为工人。这个极不寻常而又简单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是喇嘛，他们多是在城市，因此，当最初的工业到来，他们都在那里，这样，顺理成章的，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入工厂，成为工人。

我必须说明，我在中国经过二十多年访问，发现中国人是非常谦虚的。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不一定会告诉你，只有完成了，他们才会告诉你。我访问了一个煤矿，发觉到这点。事实上，我只看到较旧的一部分，新建的、高度机械化的、建有各种新设备的部分，我并未有看到。这并不是没有礼貌，而是如果这样做，会有点儿像要展览最好的东西似的。因此，我在西藏并没有看到那种“最好的”。我只看到在公

社开始建造的中型工厂，小型工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公社的小型医院。每个公社都有它的医疗健康院、医院或医疗站，每一个县都有它的医院以及它的在萌芽中的工业。

这些也像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实行两条腿走路，那意味他们在一方面是土法上马，另一方面他们有些机器，但主要依靠的是工人的满腔热情和冲天干劲，在这方面，我必须说，西藏工人对使用机器的聪明才智和态度，使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问：你到过布达拉宫吗？

答：布达拉宫已被辟作博物馆和公共场所，公众经常到那里参观。攀上那十八层的高度，倒是可怕的一回事，它由东至西长四百米，由南至北长三百五十米，是一座庞大建筑物。宫内每一件物品都原封不动，全部佛像都在那里，每一点铸金以及所有遗留下来的东西都找回来。唯一不同的是，许多过去没有电灯的房间，现在都装上了电灯，使人们参观时，可以看得更清楚。每一件东西都重新髹上色彩，非常小心的髹上色彩。

问：西藏人对宗教会感兴趣吗？

答：不，我认为不会，我认为西藏人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正如我所说，正如欧洲一样，人们对宗教再也不感兴趣。必须说明，反之他们对机器感兴趣，对种植东西感兴趣，对科学感兴趣。他们以不可思议的干劲和满腔热情，去钻研科学，那是令人感到惊异的。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将所有财产花在那些塑像面前供奉。过去，人们将一半或三分之二的收入，用来向神供奉奶油，但他们现在不这样做了，他们需要他们的奶油。

问：是否仍然有人信奉宗教？

答：当然，肯定是有。我曾看到烧香油，一些老妇仍然前往那里，一些老妇仍然继续在喂寺里的畜牲。有一位老妇人还养了十一只哈吧狗，并且会继续养下去。但是，变化已经很大了，那是在教育方面。假如你真的想知道西藏文化，你应该问问西藏今天的教育情况。过去没有小学，但现在每个生产队都设有小学，同时，它们是采用藏族语言，它们不是用汉语，而是用藏语。

藏族语言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过去几年曾增加了一万个新字和新词句。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目前西藏正展开一次庞大运动，要完成一部藏汉语新袖珍字典，而这正是由藏族人民亲自进行。

我忘记告诉你们一件令人惊异的，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去调查的事情——那就是藏族医学。有谁认识藏族医学？没有人写过任何有关藏族医学的东西，然而这是完全令人惊异的事情，藏族医学本身就是真正的藏族文化，与中医以及中草药既有关系，也有不同之处。藏族医学有它自己的草本，自己的植物，自己的治疗方法。西藏有采用藏族医学的医院，每天有一千名门诊病人。在拉萨，仍然有些人不要西医，只喜欢藏族医疗，这间医院仍然保持下去，仍然在改善中，过去它没有病床，现在却有二十张病床，明年将有五十张病床。所有藏族医生都已五十多岁、六十多岁或七十多岁了，仍然采用古老方法，但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现在当然以科学方法去研究藏医草本，以便分辨它们那些好坏，显然，对于那些中医和西医都无法治疗的痼疾，有些藏族医疗是极之有效的。

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幅一千二百多年前由藏族人绘画的人体解剖图，那是非常惊人的，惊人在它准确地画出了人体每个器官的部分。因此，我对他们说，天哪！你们一定有些人是从事解剖的。他们说，是呀！过去西藏是有解剖人体的。你们都知道，欧洲或中国很迟才有解剖，但西藏却有了。但他们说，我们曾经进行手术，但效果不好，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便丢弃了。这些都是一位年老的藏族医生告诉我的。这对研究以前从未进行过的藏族医学历史揭开了一个远大的前景，我本身是一个医生，我对这方面特别持有偏好。